

细品那颗大唐荔枝

朱天艺



电视剧《长安的荔枝》剧照



《长安的荔枝》这部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的电视剧，通过讲述荔枝背后的运输传奇，编织了一幅关于盛唐风华与人性困境的画卷。

剧中的视觉语言堪称一场流动的盛唐美学展。导演曹盾延续了其在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中的视觉风格，将唐代的雍容华贵与市井烟火完美融合。镜头掠过长安城时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史料中记载的“百千家似围棋局，十二街如种菜畦”的规整布局，更是一个充满呼吸感的立体空间：大雁塔的剪影映衬着落日余晖，东西市的喧嚣中飘荡着胡商带来的异域香料气息，贵族宅邸的雕梁画栋间闪烁着烛光温暖。特别令人惊叹的是对唐代色彩的还原是考据了敦煌壁画、唐代织物后的高级配色：柔和的藕荷、沉静的靛青、温润的牙白，间或以金线、朱砂点缀，构成了一种既符合历史又超越时空的审美体验。杨国忠手里的金碗原型是鸳鸯莲瓣纹金碗，刺史何有光穿的衣服上有对鹿纹、灞桥践行、改错贴黄，鱼符麈尾，更是一场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回溯。

李善德这一角色是整部剧的灵魂所在。这位从九品下的小官被编剧赋予了令人信服的现代性——他

不是传统历史剧中或清高或奸诈的形象，而是一个在体制缝隙中求生存的普通人。当他接到“荔枝使”任命时，脸上闪过的不是喜悦而是绝望的苍白。演员精湛的表演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古代版“职场社畜”的生动形象：他精通算术却不通世故，相信规则却不懂潜规则，这种性格与处境的错位制造了强烈的戏剧张力。运送荔枝的旅程成为了一场自我救赎的朝圣，他说，就算失败，我也想知道，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，要在绝境中，劈出一条生路！岭南的莽莽群山间，这个原本只会在账本上勾画的小官吏，逐渐找回了本真自我。

《长安的荔枝》以大时代、小人物、深切口的独特角度，用一场物质运输寓言了精神困境。荔枝“一日色变，两日香变，三日味变”，表面看是送荔枝，实则是送命；表面是速度的比拼，实则是人性的考验。剧中那些驿站快马、竹筒传信、冰镇保存的细节，无不体现着古人在有限条件下的惊人智慧。但这些技术细节背后，是一个庞大帝国机器对个体生命的碾压。每一颗到达长安的荔枝，都意味着沿途倒下的马匹和累死的驿卒。一个关于代价与良知的问题被提出：我们享受的每一分便利，是否都建立在他人的劳苦之上？

这种叩问使《长安的荔枝》超越了普通历史剧的范畴。剧中那场跨越五千里的荔枝运送给了我们重新思考“速度”与“代价”关系的机会。盛唐早已过去，但人对即时满足的追求、对便利的依赖、对代价的忽视，却以一种更隐蔽也更广泛的方式存在着。

在叙事结构上，《长安的荔枝》巧妙地融合了悬疑、官场等多种类型元素。每一站的运输难题都像一道待解的谜题，而长安城中各方势力对荔枝运送的关注又增添了政治惊悚的色彩。这种多层次的叙事策略保证了剧集的可看性，同时也为深刻主题提供了合适的载体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时间元素的处理——不断倒数的日期，驿站墙上日渐剥落的日历，人物眼中越来越深的焦虑，共同营造出一种无法逃避的紧迫感。这种时间压力不仅推动了情节发展，更象征着所有辉煌背后的倒计时。

当剧集走向尾声，荔枝终于送至长安，我们看到的不是成功的喜悦，而是一种深沉的虚无。李善德离开长安回归岭南的决定，则给出了一个关于救赎的可能答案：远离权力中心，回归生命本真。

《长安的荔枝》留给我们的，是关于美与代价的沉思。它让我们看到，所有极致的美好背后都可能隐藏着惊人的消耗；所有看似稳固的繁华之下，都可能涌动着危机的暗流。这种认知不是要我们拒绝美好，而是提醒我们在追求美好的过程中保持清醒与良知。

当片尾曲响起，荧屏上最后一颗荔枝慢慢干瘪，我们恍然惊觉：这哪里只是在讲唐代的故事，这分明是在追问，在这个追求速度与享受的时代，我们每个人的“荔枝”是什么？我们又愿意为之赴后继地付出怎样的代价？或许，这就是优秀历史剧的魅力——它让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，看见了自己的影子。

谈艺录

雕光塑影的视觉艺术

彭庆东

前些天参观了由天津美术学院、山西省美术家协会和山西省文化馆联合举办的李安红雕塑艺术展“雕光塑影”，让我对自然、生命和人性又有了深刻的理解，也让我步入了一个充满想象与思考的艺术空间。

李安红，天津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、硕士研究生导师、雕塑家、艺术教育家，1968年出生于山西太原。他初中时就读于太原第四十五中学，我在那里任数学老师，他的父亲是45中的体育老师，我们是同事，所以对他的成长比较熟悉。

李安红童年时乖巧伶俐，招人喜爱。一次，父母领他去迎泽公园玩耍。年幼的他被路边贩卖泥人、石膏像的地摊所吸引，于是便吵着父亲要买一个泥人像当玩具。父亲欣然同意。小泥人拿在手里，李安红心里高兴极了。每每回家便把玩着泥人，痴想着泥人的形成和来龙去脉……

他开始了玩泥的快乐时光，捏的手工小泥塑经常得到父母、邻居的鼓励。在街头，他常常凝视着五一广场及火车站等处的大型城市雕塑；在博物馆，观摩石雕石像一看就是大半天；在家里，还时常观察着奶奶做的手工花馍。初中时期他跟随太原市美术名师胡章涛先生研习美术基础，高中时期得到美术课老师马杰生先生、历史课老师孟庆荣先生的鼓励与支持，他义无反顾地朝着自己的兴趣爱好进发，考取了天津美术学院雕塑系，后又考取了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系硕士研究生，毕业后重返天津美院，成为雕塑系的一位教授。

如今，参观李安红雕塑艺术展，与李安红重逢，也与他那超越了传统写实与抽象的作品邂逅。

李安红以青铜为媒介，运用曲线、镂空、浮雕等手法，呈现云的卷曲、聚散，营造空间的流动感，用青铜的永恒性与云朵的短暂性形成一种时间对比的张力，以凝固的金属捕捉流动的呼吸，重构了传统雕塑的境界。

李安红这次的雕塑作品展基本分为三个系列：“浮云系列”“肖像雕塑研究系列”和“水墨雕塑绘画系列”。

“浮云系列”捕捉云卷云舒的瞬间，将坚硬的材质化为流动的云气，呈现出变幻莫测的形态与意境，用身体的姿势传达人的内心世界，富有诗意的同时饱含深情，既是对自然之美的礼赞，也是对生命无常的哲思。“肖像雕塑研究系列”则以细腻而深刻的观察，刻画出充满故事的面孔，水与墨、光与影的自由运用不仅塑造了人物的形象，更烘托出人物内心世界及人性的复杂。而“水墨雕塑绘画系列”则超越了传统的写实与抽象，构建出一个充满超现实情节的浪漫诗意与哲学思考的艺术世界。

李安红的艺术创作不仅在技术上独具匠心，更在思想深度上引人深思。他的作品通过独特的艺术语言，诠释了对生命、自然和人性的深刻理解，引领观者走进一个充满想象与思考的艺术空间。此次展览不仅是艺术的展示，更是一次心灵的触动，让人在欣赏美的同时，也能感受到艺术背后的深刻含义和超脱时空的文人理想。

鉴赏

《盛夏图》

崔江皓

吴德文（1938—2009），四川叙永人，曾为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会员、太原理工大学轻纺工程与美术学院教授（现太原理工大学艺术学院）、山西省美术家协会理事，兼擅山水、花鸟及西洋水彩，是工艺美术教育的拓荒者之一。1995年被教育部授予“全国优秀教师”称号。

《盛夏图》是吴德文先生于盛年时创作的大写意国画作品，表现的是夏日荷塘一隅。先生用众多墨色荷叶衬托着几朵轻轻摆动的红莲，将清新自然的荷风美景凸显得淋漓尽致，让人观之暑气顿消。画面中满塘荷叶挤挤挨挨簇拥着中间的娇嫩荷花，叶片厚实而宽

阔，叶杆高大而粗壮，笔触干净利落，画面意境幽远，画中新荷自无边荷叶中脱颖而出，似乎有着推陈出新的美好寓意。墨荷与残影的层次变化，荷塘上方纤细而有规律的墨色苇叶，随意穿插。画面的浓与淡、整与碎，方圆之间，取舍有度，将外在的细节与内在的精神进行了详尽的阐释，给人以极为舒适的视觉享受。远近墨色的浓淡变化以及主体排布的透视效果，也是画者对生活的理解和对画面整体布局的把握。

德文先生的画作朴实自然，画风雅俗共赏，正暗合石涛先生“笔墨当随时代”的创新思想。



盛夏图 吴德文 绘 太原美术馆（太原画院）藏